



靈境-日-攝影-藝術-英文

我的寓言內外，  
你看懂了吗？

## (WONG PING)是谁?

从古根海姆“单手拍掌”和纽约新美术馆“破坏之歌”展览，到凭借《黄炳寓言》系列作品摘获FRIEZE伦敦首届卡姆丹艺术中心新兴艺术家奖，2018年这个名字在艺术界不断被提及。如何去评价黄炳的作品，对很多观众来说不容易。他的动画有点不太正经，用色鲜艳大胆，在轻松愉快的叙事中常常讲些荒诞的故事，还不时挑战观众的道德底线，但仔细看进去，内容却大不相同。

《黄炳寓言(一)》(2018)中，他带来了三则故事：一段乌龟和大象的不伦恋情；一位得了杜雷氏抽动症的(Tourette Syndrome)的鸡警官，沉迷社交媒体，并戏剧性走向灾祸；一位恐惧蟑螂的树仔在公交车上的心灵交战。黄炳曾透露，象和龟的寓言源自他单眼皮朋友的困扰，因为单眼皮在香港不那么受欢迎，所以黄炳试图安慰她有些K-Pop明星就长这样，这个故事结尾是“当肤浅丑陋成为潮流时，就是你的天下”；鸡督查则是关于他对网红和霸凌的看法；而“阿树”的心理活动则是以黄炳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位孕妇，她的手袋里钻出一只蟑螂时的胡思乱想为灵感，告诉大家“自命好公义爱思考的你，不妨多花时间思考自己的多余与无能”。

Facebook《黄炳寓言》的页面介绍中，他自己写道：“黄炳路过，撒下三泡尿，他用右脚温柔地踩低你的头，赐予机会让你看清尿中倒映着的自己。”\*儿童情节，敬请小童陪同成人一起收看。\*\*动植物于本影像制作后皆相继逝去，原因未明。”

这位香港艺术家表示想做一系列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寓言故事，重回最初的暗黑童话风格，解决比如“有才华的人也不一定成功”这样的真实问题。带着对他作品灵巧构思的好奇，我拨通了黄炳的电话，和他聊了聊创作的故事。

### 周末画报 X 黄炳

#### 周末画报

你平时都关注些什么？因为我很好奇你作品中那种黑色幽默来自哪里。

#### 黄炳

我没有特定关心的题材，但可能都比较偏向生活、日常各方面。比如平常看到很多人都在穿一双我觉得很丑的鞋子，或者最近香港在发生的一些社会问题……这些我都会像写日记一样记下来。生活总会遇到很多莫名其妙、很荒谬的事情。其实那些黑暗跟幽默，它本来就存在，但是去思考如何提炼，并放大这个荒谬的过程我觉得比较有趣。

#### 周末画报

所以你怎么去放大这个荒谬？

#### 黄炳

举个例子，上个星期我在英国的一个Party上碰见了几个陌生人，他们走过来问我第一句话就是，你为什么会选这条裤子穿？当时我穿了一条有破洞的牛仔裤，觉得有点莫名其妙，因为这在香港很普通。所以我就开始思考，这种有破洞牛仔裤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其实是一种叛逆的象征，有着一种反政府的朋克精神。但现在我们在百货公司商店里买的这些裤子，都是已经给你弄好了，我就在想这是不是就有点像资本主义对朋克的冲击。所以当晚我把这个故事记了下来，可能会以此做一个短片，讲一个创业做这种牛仔裤的有钱人。一位生产朋克牛仔裤的资本家，这里面的冲突就很荒谬。

#### 周末画报

感觉就是对生活非常有观察力。

#### 黄炳

也没有。我有时候也很迷失，不知道自己在做的是无聊还是有观察力。可以说我有观察力，但好像又都是些很无聊普遍的东西。但这些无聊里面的是有一些荒谬、黑暗或者有趣的东西存在。

#### 周末画报

我是真的觉得很有趣。其实我还蛮嫉妒的，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动画，还梦想成为动画师，但实际上你从前并没有这个梦想，现在却在动画上取得了很大成功。

#### 黄炳

太用力不行啦。

#### 周末画报

真的。

#### 黄炳

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点在利用动画，你也知道我对动画其实还好，不讨厌，但也不会主动去看很多。我只是利用它来讲我的故事。其实故事的文本才是我关心的重点，现在我想讲的东西越来越多，以前一个作品里面只有一两个故事，现在则带着很多对其他各种事情的看法，这导致我现在每次要写很久，思考怎么把所有的想法融为一个故事说出来。

#### 周末画报

我看你作品时候就会经常感叹这个剧本怎么会是这样，觉得你的表达非常讽刺和黑暗，有的人甚至会觉得稍有不适。其实你也有讲过最开始在工作之余做动画，是要去宣泄内心的不满。

#### 黄炳

对。而且可能我个人也比较喜欢这种幽默和讽刺的故事类型。那时候有很多不满，比如对香港、生活、人生都挺不满，就很想说出来。后来我发现，网络上很多创作都比较直白，但我就不太希望用这种方法去表达，希望作品可以耐看一点，走得更远一点。但当然也没有说想要走向国际化这种，而是希望它能够像一个作品。这个作品的意思是，如果我只是画一张画去回应社会，这不是作品。但如果我做一个视频，有一些配乐和配音，这个就可以被称为作品。我不希望它受时间的限制，是一个周刊或者月刊的节奏去获得共鸣，而是可能几年后再看也可以带入。其实有一点像辛普森这样。

#### 周末画报

《辛普森一家》？

#### 黄炳

对。它其实有点像给人看的，回应或是讽刺最近的新闻和流行文化。如果你住在美国，知道社会在发生什么，就能明白它在讽刺什么。但如果是个小朋友或者不是美国人，也可以享受这个故事。

#### 周末画报

所以你其实受到了很多香港本土文化的影响。像《欲望从

林》里描绘了香港是一个不能休息的城市，而且我看到网上解读其中嫖娼的警察是你观察到的本地新闻。

“古谷实”的漫画家。他的故事有很多讲述在内的部分，老实说就是从一个宅男的角度说故事，不是平常其他那些打斗、比赛的漫画。它是比较关注内心，经常一个人在不停说话。我不知道这对我有没有影响，但是现在我的故事也是喜欢在动画里面一个人不停地聊。

#### 周末画报

虽然你的作品，故事看起来很黑暗、变态，但视觉效果上又如儿童画般缤纷亮丽，这两者之间的对比你是故意的吗？

#### 黄炳

这应该是一个美丽的巧合。因为一开始我唯一的东西就是上班时学会的动画软件。我其实只会画一点很简单的图，很真实的个体我也画不了。可能如果我当时掌握的是那种画画的技巧，就会去做你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些动画。但那时我很想讲自己的故事，就碰巧把故事放在这两样我只懂得的东西里。软件和我只会画的一些很简单的颜色块。然后把它结合起来。你看我现在的动画，如果当时我碰巧学会的是拍电影、拍戏，那我拍出来的话一定很恶心，不是不受欢迎，而是观众可能看不下去。

#### 周末画报

但为什么会选择用爱欲、生殖器这样一些性描写作为表现的方式？

#### 黄炳

因为一开始我也没觉得这是一个禁忌。性爱很有趣，也很享受和快乐，在我看来是除了吃饭以外，人最基本的娱乐，是很直接的一种感受，没有为什么限制不能说。

但性爱不是我要讲的故事，就是它只是一个讲故事的语言。比如需要讲一个踢足球的故事，我觉得踢足球可能很闷，那踢足球加一点点性爱场面就很有趣；或者讲述人生的悲剧，这个很闷，加一点点性爱场面，就很随性。所以我对我来讲只是一个语言，我也没有把故事关注在性爱场景里面，我的作品也没有很大篇幅或者很具体地去描述怎么做爱，我只是利用它把整个故事说顺畅一点。就好像王家卫他也会用爱情讲故事，但是他未必是真要说爱情，而是真正想讲一些其他的东西。

#### 周末画报

所以，你有受到谁的影响吗？

#### 黄炳

我小时候比较爱看一个名叫

#### 周末画报

对，视觉上可能没有那么享受。

#### 黄炳

是的，他们肯定接受不了我的内容。所以其实我感觉这有点像“欺诈”。想象一下，我动画里的同一个内容，同一篇对话，如果用真人去拍，观众看到一半肯定觉得这些信息和内容很不好，很变态，是教坏人，然后觉得我是一个不好的人、坏人。但我用了动画，他们就觉得可爱，故事听起来也没有很恶，因为观众会觉得这是一个小孩子恶作剧。他不但接受了我的信息，还很认真去接受我的内容。

其实这又回到你刚才那个问题，怎么把我想的那些荒谬、黑色幽默进行表现。我觉得其中一个手法就是把那些荒谬的例子推到极端，另外一个手法则刚好是利用动画的可爱表现这些现实发生的内容，产生一个冲突。